

第一章

一场风水测评引发的往事



光绪十年（1884）的春节过后不久，钦州城北六里许的白水塘村东侧，突然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透过蒸腾而起的团团硝烟，一座精工制作，造型气派大方的府邸落成了。这座府邸建在三座小山的当中一座上，四周环以高墙，墙内地面积三十余亩，留有宽阔的空地作习武场，并建有请将坡、祭旗坛、上马石、拴马树、阅兵台等。府邸面积三亩，分为三进，每进分为三大间，每大间又分为三层，合共为九大间二十七间房。建造的用料讲究，室内梁、柱、门窗、匾联多用坚硬油亮的铁格木制成，上面精刻浮雕，彩釉壁画。这是曾官广西提督的冯子材的新宅。冯子材，字萃亭，钦州本地人氏，中年投军，积功授官广西提督，因不满官场倾轧，于去年夏天托病辞官归里。见家中人口日繁，故居湫隘，遂在白水塘村东侧购得百余亩空地，建起这座新宅。

三月的一个晴朗早晨，衣冠整齐、喜气洋洋的冯子材，在一班前来贺喜的亲戚朋友的簇拥下，站立在新居的大门外，虔诚地翘首远眺，恭候着一位远道而来的贵宾。

一条宽丈余的新开土路，从新居的大门外蜿蜒伸展到白水塘



卫国英雄冯子材

村外，消失在茂树修竹之中。冯子材紧盯着路口，因为那是贵宾的来路。

“来了，来了！”随着一阵惊喜的叫声，众人兴奋地指点着顺着新路急驶而来的一辆崭新的马车议论着。冯子材笑容满面，迈下门外的台阶，向前迎去。

马车很快就在冯府门前的空地上停下，早就恭候在那里的几个仆人一拥上前，牵马的牵马，开门的开门，只见两个男子笑呵呵地从马车上走下来。当头的一位童颜鹤发，羽扇纶巾，这是位年逾六旬的老者，却显出一副飘飘欲仙的样子。一看到迎上来的冯子材，他马上恭敬地拱手道贺：“萃翁，华府落成，可喜可贺！”

冯子材高兴地上前拉着他的手说：“活神仙，总算把你盼来了！”说着，回过身来对众人说：“这位张神仙，是我的江左旧识。当年我从镇江南旋时，曾请他代卜一卦，说是如果我北上为官，可得封爵，若南返，则不独无大好处，而且是非甚多。证之今日事实，真是准确得很，简直就是预知未来的活神仙。所以这次新宅落成，我派人专程到镇江去请他前来，帮忙相看宅基风水。”

“哗，真是个活神仙！”镇江是冯子材发迹的地方，冯子材就是因为防守镇江有功，而获授官广西提督、赏穿黄马褂的，众亲友对此早就耳熟能详了。这时再听冯子材的一番介绍，又为张

神仙的风度所倾倒，都不由得发出由衷的赞叹。

倒是张神仙谦恭地连连作揖道：“萃翁过奖了，老朽的雕虫小技何足挂齿。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我的这位小徒才真是当今的活神仙呢！”

听他这么一说，众人才注意到跟随在他身后的那位星目疏朗、丰神俊逸的中年书生，也有着一副翩翩不俗的样子。冯子材连忙上前见礼：“原来是张神仙的高足，差点失礼了。”

那中年人也谦恭地回礼道：“不敢当，不敢当，萃翁见笑了。”

张神仙忙给冯子材介绍道：“这位姓香名锦安，是老朽的嫡传弟子，已全得我的衣钵，待会儿由他先看贵府宅基风水，写出判语。萃翁也是方家，相信一定会感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原来冯子材除善于领兵打仗外，平生别无嗜好，只是感兴趣于相宅卜卦。

冯子材听了张神仙的话，对香锦安肃然起敬：“那就要烦劳先生了。”说完，侧身让客说：“二位先生旅途劳顿，且先到敝府小憩片刻，请吧！”

张神仙和香锦安不约而同地摇手道：“萃翁，看到贵府的风水奇特，我们师徒不觉技痒，不如先踏看宅基，写出判词，再叨扰如何？”



卫国英雄冯子材

冯子材大喜过望，连声说道：“好，好！”

于是，张神仙和香锦安到马车上取下随身携带的罗盘等应用物品，在众人的簇拥下，先在屋外四周细细打量，然后又进入宅中，楼上楼下地乱跑乱看，末了，还跑到村外及屋旁的小山上上下下四顾。两人口中念念有词，不时地交换着众人听来似懂非懂的名词术语，最后，张神仙才向冯子材拱手作贺道：“萃翁，贵宅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可保佑冯家百年平安，人丁繁盛，富贵荣华。且借文房四宝，写出判词，以作日后验证。”

冯子材忙把二人迎进大厅，家人早已笔墨侍候。冯子材先请张神仙执笔，张神仙却指着香锦安说：“小徒与我所见略同，由他操管也是一样的。”香锦安听到师父的吩咐，也不谦让，提笔就在一张备好的白纸上刷刷地写起来。须臾写毕，恭恭敬敬地呈递给冯子材。冯子材接过来，高声朗诵：

冯宅寅龙入首得穿山，庚寅二节丑龙得穿山，辛丑三节戌龙得穿山，庚戌四节丑龙得穿山。戊子立壬山丙向，兼子午坐危宿度分金，现行巽门外引巽气，且合木入坎宫，凤池身贵，文笔建于巽辛方，巽辛为文章之府。珍赏楼建于甲卯方，与来龙合催官贪狼格。池塘在离方，正受运气，得水火既济之妙，

应发六十五年大富贵。至六十五年后，值癸巳年，急开离门，封巽庚门，并填离方池塘，左边开巽塘，右边开坤塘，必大兴旺九十年。此后值癸亥年，复改转巽庚门，开离方池塘，即成三元不替之宅也。但二、三、四、五节龙不合局法，今计至四十六年系乙亥年，巽辛方文笔与甲卯方珍赏楼概作尖顶红色火形，祖山加作尖秀文笔，定卜科甲蝉联，丁财鳞集矣。管见如此，尚祈卓裁。沐恩香锦安谨呈。

众人听得半懂不懂，莫名其妙，倒是冯子材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声赞道：“高明，高明！”对于文末几句有关后世祸福的文字还反复地吟诵了几遍，忽然又想起什么地问：“这几处添补都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眼下还有什么要添补的地方没有？”

张神仙与香锦安对视一下，会心地笑了笑，张神仙清了一下嗓子，捋着胡子说：“既承萃翁下问，老朽就斗胆直言了。贵宅地处三座小山之间，形如卧虎，华府居于当中，如在虎腹，后世子弟，必为虎子虎孙。无奈卧虎与饿虎谐音，饿虎易于伤人，必须有物镇压才成。如在其余两山之上各修一塔，早上日出时，东边的塔影如同钢鞭一样抽在虎身上，晚上日落时，西边的塔影也像钢鞭一样抽在虎身上。就这样，朝朝暮暮，都有塔鞭镇住饿虎，



卫国英雄冯子材

饿虎就不会出而伤人，妨碍子孙了。”

冯子材边听边点头：“承教，承教。我马上就叫人修起这两座塔。”这时，冯子材发现香锦安欲言又止的样子，就诚恳地问：

“香先生有何高见，还望不吝指教。”

香锦安先瞥了张神仙一眼，看见张神仙颌首示意，便大着胆子说：“贵宅的西南方向有一股若隐若现的黑煞气，主不日有刀兵之灾，如能祛除这股煞气，方可永保子孙世代平安。”

冯子材闻言，不觉动容：“这股煞气从何而来，我怎的不觉？”

香锦安说：“萃翁久居乡间，少闻世事，不知近日事变。贵宅西南方向乃是越南地面，近年法虏在越南猖獗肆虐，灭我藩属。上月又在北宁大败我援越桂军，危及西南边陲，并扬言要攻打广州、北海，煞气即从此而来。若不及时祛除，如被法虏侵入，家园丘墟，子孙将无处立足，更遑论平安发达了。”

冯子材半信半疑：“真有那么厉害？”

“天机不可泄露，日后萃翁便知。”香锦安看到已经引起了冯子材的兴趣，唯恐语多有失，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夜深了，热闹了一天的家人和宾客都已入睡，偌大的冯宅沉入到浓重的夜色之中，只有冯子材和王氏夫人的卧室仍亮着灯。

“老爷，睡吧！”疲乏透了的王氏夫人强忍着瞌睡，从被窝里

伸出头来说。这已是她的第三次催促了。

“你先睡吧。”披着衣服坐在床上的冯子材连身子也没动，只是闷声闷气地回答了一句，又陷入沉思之中。

“你还在想着广西的战事呀！”王氏夫人深知丈夫的脾气，知道一定是香锦安白天的那番话触动了他的心事，于是嘟囔了一句，翻过身来自管自睡去了。

夜更深了，四周显得更加寂静，只有一片冷冷的朦胧月光照进窗口，冯子材干脆下床吹熄灯光，再上得床来，把身子伸进暖烘烘的被窝里，依然半坐着想他的心事。

“假如还由我来带广西的军队，这次一定不会打败仗，以致丧师辱国！”冯子材痛苦地想，白天听到香锦安谈到自己指挥了十余年的数万广西军队在北宁居然不能作一日守，而被法军打得丢盔弃甲，虽然责任不在自己身上，冯子材仍感到自尊心受到深深的刺痛。他在心里又开始诅咒那已反复诅咒过多少次的名字：“刘坤一、张树声、徐延旭、黄桂兰、赵沃……要不是你们把我逼走，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败局！”

往事如烟。那些难忘的官场倾轧黑幕，一桩桩地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

镇江战事既毕，身居广西提督之位的冯子材并不急着赴任，



卫国英雄冯子材

而是向朝廷告假三个月，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故乡钦州。自从他以保镖身份于1852年在廉州投军以来，这是第一次回乡。不过，这次是衣锦荣归，场面与以往外出为人保镖的归来不同，不但亲朋好友相继登门祝贺，钦州街上有头有脸的官绅大户，不管识与不识，都备个帖子前来联络，有些人还主动送钱送粮送房屋前来巴结，甚至高廉道各衙门的大小各级官吏，也络绎不绝地登门拜谒，一时间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冯子材则忙着修祖墓，开堂拜祭，串亲访友，应酬回访，忙得不亦乐乎，所幸妻妾能干，几个儿子也逐渐长成，可以帮得点忙，但三个月的时间哪里够用。当他准备再次上奏朝廷续假时，却迭连接到广西巡抚衙门的催促文书，要他赶紧销假赴任，有紧急军务相商。

原来，自从太平军北上后，1852年，广西新宁州渠芦村（今属广西扶绥县）的附学生员吴凌云，因不堪贪官污吏的迫害，在新宁州属的东罗圩聚众揭竿起义，附近的各地会党纷纷起兵响应，攻州夺府，声势浩大。1861年，吴凌云在太平府建立延陵国，自称延陵王。但树大招风，反而成了清军“追剿”的重要目标。1863年，吴凌云战死，其子吴亚忠率领余部退到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县）继续坚持斗争，并准备随时撤往越南。广西当局认为如不迅集劲旅，早日扑灭，定然滋蔓难图，又成不了之局。但广西

各军不敷“剿办”，且无得力大将督率，所以才想到声名显赫的新任广西提督冯子材。

按照清朝官制，广西提督为武职从一品，是一省中的最高军事长官，可以节制省内各镇军兵，但对军队只有管辖权却无调遣权。而广西巡抚虽然只是文职从二品，但文官照例要比武官高几级，因此，广西巡抚不但可以节制总兵以下的各级武官，还有监视提督、总兵及调遣军队的权力，俨然成为广西提督的上司。所以，当冯子材赶到广西提督衙门所在地柳州，正式接印视事后，顾不上处理其他事务，就匆匆赶赴省会桂林，与广西巡抚刘坤一会商“剿抚”农民军的事宜。

刘坤一，字砚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出身，早年投入湘军，与太平军为敌。咸丰年间因“追剿”石达开而任官广西，逐渐擢升为广西巡抚。他虽然宦途顺遂，但也为“剿抚”农民军操够了心。吴凌云父子领导的农民军久“剿”不灭，颇令他感到头疼，这次催促冯子材赴任，就有趁机卸肩，将“追剿”责任推给冯子材的意思。所以，听报冯子材来见，不觉喜出望外，连忙整肃衣冠，吩咐大开中门，鸣放礼炮，自己则率领一干属官降阶相迎，这样破格相待，为的是笼络冯子材为他出力卖命。

两人相见寒暄毕，刘坤一就开口向冯子材致歉：“此次发逆



卫国英雄冯子材

余孽谋扰越南，朝廷责备甚严。本院才疏学浅，挽回无方，只得
不揣冒昧，催促军门命驾，实在歉疚。”

“朝廷何以如此看重此事？”冯子材问。

“还不是要顾全和越藩的关系。”刘坤一想当然地回答说。

“越藩究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冯子材虽是钦州人，家乡
与越南毗邻，平日尽多耳闻目睹两国官吏民人时相往还、关系密
切的景况，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于两国关系的真实情况，
还是不大清楚。

“这个，本院也不甚明了。”刘坤一有点语塞了，转脸指着
在他下首坐着的一员官员说：“还是听听晓山兄的高见吧！”

被称为晓山的那位官员赶紧站起来，俯首垂手作礼道：“下
官叩见军门大人！”这个官员年近五十，生得方面大耳，身材高大，
显得十分精明能干，他就是刘坤一新委任的太平知府徐延旭，晓
山是他的字。他是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考中三甲进士，分发到
广西，先任容县知县，因“追剿”农民军有功而擢升知府，是刘
坤一特别赏识的能员。

刘坤一忙向冯子材介绍：“这次发逆余孽图扰越南，本院曾
派晓山兄到越南北圻察探军情，他回来后一连上了《越南国史略》
《越桂交界隘卡考》《越南道路考》等几个条陈，洋洋十余万言，

对于两国交往的渊源底蕴熟悉得很，学识渊博，本院也从中得益不浅。”

冯子材闻言，对徐延旭立生好感，欠身向他还礼说：“原来是方家，倒要多多请教了！”

徐延旭的脸上掠过一丝旁人不易察觉的得意神色，但表面上仍装出谦恭的样子说：“不敢当。大人有何垂询，下官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愿效犬马之劳。”

就是从徐延旭那里，冯子材得知中越关系的大概情况：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自从宋太祖开宝三年(971)越南丁氏王朝向中国请封以来，中越两国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传统宗藩关系。清朝取代明朝之始，越南黎氏王朝主动送回明王朝所赐敕印，要求清王朝给予新的册封，康熙帝改封为安南国王。嘉庆年间，阮福映立国，仍循旧例向清政府请封，由嘉庆帝封为越南国王。直到现时在位的嗣德王阮福时，都须经由清政府的册封，才算取得正统的地位。近年来，由于外夷两次入侵，中国日衰，外患日迫，中国泱泱大国的地位已从根本上动摇，因此，维持与南边的越南、东边的朝鲜的宗藩关系，乃是保持清王朝大国体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广西，由于地理和民族等方面的原因，而与越南的关系



卫国英雄冯子材

特别密切：一是疆界相连。根据徐延旭的亲身踏勘和考证史册，得知广西的南宁、太平、镇安等府辖境与越南交界处长达1800里，关隘村寨相邻交接的不下百余处，相通的陆上大路有三条，小路无数。二是移民众多。从秦朝起，就有中原人士通过广西移居越南，其后历代不绝。这次吴亚忠所部农民军数万人，胜则踞守镇安归顺州，败则退往越南北圻，忽进忽退，出入自如。三是政治关系密切。越南数年一贡中国，贡道出入俱经由广西，由广西官员负责接送，两国来往公文亦由广西官府代为转呈，关系自然不同于别省的仅止路过可比。这次广西农民军图扰越南，越南政府无力镇压，只得向中国请求出兵入越“援剿”，清政府答应越南的请求，而出兵“援剿”的担子就落在广西军队身上。这一切，都是清政府责成广西当局迅速“剿抚”入越农民军的原因。

听完徐延旭的长篇大论，冯子材觉得收益颇多，连连向徐延旭致谢：“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日后尚望多多赐教！”

徐延旭受宠若惊，慌忙拱手作答：“下官理应效劳！”

刘坤一见到这种情状，连忙趁热打铁说：“冯军门这次出师‘追剿’，本院欲举荐晓山兄到军门麾下掌管营务处，不知军门意下如何？”在清军营中，营务处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兼有参谋、秘书、后勤等多种职责，一般是由既是主将的亲信，又有相当地位和能

力的官员担任。冯子材赴任之始，人地两生，能够得到徐延旭这样的能员帮忙，当然万分高兴，于是爽快地答应了。

对于入越的广西农民军，冯子材原拟采取招抚的办法，希望兵不血刃即能了事，谁知吴亚忠誓死不降。冯子材无奈，只得率兵入越“追剿”，但农民军只是东躲西窜，很少与清军打硬仗，使得冯子材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吴亚忠等战死后，才招抚梁天锡、刘永福等部，准备将就抚的农民军汰弱留强，愿意继续当兵的就编入清军，不愿当兵的就资遣回乡。由于梁天锡先降，冯子材便命梁天锡先率降卒入关回国，他则等待收编其余农民军后再凯旋。但梁天锡率军回到镇南关时，徐延旭因为任太平知府时，曾率兵“追剿”梁天锡，却被梁天锡打得大败，差点连性命都丢了，所以心怀忿恨，便借口就抚农民军的随身财物多为贼赃，要收缴入库。梁天锡当然看出这是徐延旭玩弄公报私仇的伎俩，心中不服，两下冲撞起来，梁天锡遂又率众反出镇南关，回到越南与尚未就抚的黄崇英等部会合，重新与中越官军对峙，冯子材的一番苦心白费了。

初闻徐延旭迫反梁天锡的消息，冯子材就已大怒，恨不得马上上传来徐延旭讯明详情，但因“剿抚”诸事未完，只得暂时放下徐延旭，而忙着重新筹划“剿捕”事宜，这样又费了一年多的时



卫国英雄冯子材

间，才击毙梁天锡，打败黄崇英，将入越“援剿”一事告一段落，清政府遂命冯子材班师回国。

早在奉命督办镇江军务时起，冯子材就被清政府授予专折奏事之权。但是，由于徐延旭做他麾下的总理营务处只是个临时的兼差，本职仍是太平知府的文职，因此，冯子材认为要参革他，最好是征得刘坤一的同意，联衔出奏，于是便赶到省城谒商刘坤一。

刘坤一早已闻知冯子材与徐延旭的龃龉，心里却是偏袒徐延旭，反怪冯子材不该参革他举荐的人员，不给他面子。加以看到吴亚忠、梁天锡等股农民军已经败亡，入越“援剿”算是大功告成，自己不日即可指升调任，已不需要倚靠冯子材出力了。于是在接待冯子材时，不复以前的谦恭和气态度，反而摆出一副威严冷淡的嘴脸，以“人才可惜”为借口，拒绝了冯子材联衔参奏徐延旭的要求。

气坏了的冯子材回到柳州的提督衙门，就径自把参革徐延旭的奏折单衔出奏，清政府很快下旨，命刘坤一“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刘坤一复奏称：“徐延旭历任要地，防剿有功，遵查被参各款，均无实据。”于是，清政府据此答复冯子材：“徐延旭被参各款既无实据，著无庸议。”过了不久，又有朝旨，根据刘坤一的密保，将徐延旭擢升为湖北荆襄郟道。

这下，冯子材才看清刘坤一的伪善奸诈的嘴脸，一气之下，他告假养病，不愿再为刘坤一卖命。这正中刘坤一的下怀，刘坤一遂札委他在湘军时的亲信幕僚、到广西以道员候补的赵沃接统边军。

冯子材这一告病就是五年之久，直到刘坤一升任两广总督，调离广西，冯子材才因赵沃处理李扬才反叛入越一案不力，被清政府指令重率边军，出而视事。这时，冯子材查出赵沃有谎报军情、冒称军功的事实，于是上奏清政府，将赵沃革职查办。谁知，当率军入越“追剿”的李扬才得胜回来，新任广西巡抚的张树声却以赵沃“功过尚足相抵”为由，奏请清政府准其留营效力。为此，冯子材曾上疏抗辩，但被清政府驳回。一气之下，冯子材再次告假养病。张树声趁机安插他的姻亲、记名提督黄桂兰和赵沃共同接统边军。直到光绪九年（1883），冯子材听到清政府有意将徐延旭升任为广西巡抚的消息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于是告病辞去广西提督一职，回到故乡钦州。而已升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则保荐黄桂兰接任广西提督，与徐延旭、赵沃一起担负援越抗法的重任……

当这些往事一一掠过脑海，并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夜幕中后，仍旧没有丝毫睡意的冯子材，双眼茫然地盯着透过窗户的模糊月